

唐小說

彭城劉 鍊

齊吳均爲文多慷慨軍旅之意氣梁武被圍臺城朝廷問均外禦之計怯懼不知所答但云愚意速降爲上計

元魏末周齊分據人貧曾獲齊卒曰得一主將問何以知之答曰着繒視

盧黃門思道士高齊寵用之事久不得進遇時扣士開方貴寵或謂盧何不一見和公思道素性自高明



欽往恐為人見乃未明而行比其門立者衆矣盧駐  
轡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郗槐齊列因鞭馬疾  
去

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  
從兄能反語盧皓當胡老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收錄  
其文集以遺陵命傳之江還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  
陵曰吾爲魏公藏拙也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日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  
南人嗤曰是底言誰爲此虜解作此詩及人歸落雁  
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高穎僕射每以盤盞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  
書其上至明則錄入鈞以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正  
詔改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朝政素功名豪侈後  
房婦人錦衣玉食者無數得林子伯藥林年未三十  
儀神雋秀入素後庭私其妓妾素惜之日聞法善爲

文可作詩自叙稱吾意者當免汝死釋縛授以紙筆  
立就素所然以妾與之并資數十萬

場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篩道衡由是得  
罪後因是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場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善作郎中胃獨筆不下帝  
每御之胃竟作此見害帝詞其警句庭草向人隨意  
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會曾曰蝕其鏡亦昏黑無所  
見威以爲左右所污不以爲意他日蝕半缺其鏡半

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螿尋之如鏡  
聲也無何子堯死後又有聲俄而威敗其後不知所  
在

洛陽城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一塚  
無碍甕棺中人平上幘朱衣銘云筮言近朝言近

市五百年間斯言驗矣按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廢  
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  
者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

繫之靖請傾府庫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棄老弱而遁獲馬數萬疋一無遺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移都大興術者云洪水即唐高祖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兵於太原乃於鄆縣司竹園招王命以迎軍時謂紅娘子兵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時人號為肉譜虞祀書曰昔任彥善談經藉稱五經笥宜改倉曹為人

物志

衛公既滅突厥斤境至大漢謂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至高祖末年突厥果始為患突厥之平溫僕射彥博請遷其種落於朔方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為夷不亂華非長久之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竟反叛其他復空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至廣訢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也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廣門百步許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願不見人後竟為端揆

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為人臣請速除之  
後高祖上京師靖興滑儀衛文等俱見衛滑既死  
太宗慮因見靖引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以白衣  
從趙郡王南征請巴漢擒蕭銑湯一場越師不畱行  
皆之力也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鈴人至梁公房玄齡蔡公杜如  
晦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共食甚恭  
日二賢當為羈王佐命位極人臣然杜年壽稍減於  
賢耳願以子孫相託真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

司徒秉政二十餘載

太宗之為秦王府僚多被迂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  
不足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材也太宗繇是親寵曰  
篤

杜僕射薨後太宗因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羊使  
置之靈上

鄭公嘗拜掃還白太宗白人言陛下欲行山南在外  
悉裝束子而竟不行何得有比消息帝突曰當時實  
有心畏鄉嗔遂停耳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文德皇后漢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延辱我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廷中帝大驚曰皇后何爲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朝故魏徵得直言臣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鶴子俊異思自臂之望得魏公乃藏於懷公知之遂白前事因語自古帝王逸豫徵以諷諫語久帝惜鶴恐死而又素敬徵欲盡其言徵時語不盡鶴死帝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閑訪已過今魏徵殂逝遂至一鏡亡矣

太宗令衛公教候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反矣至於微隱之術輒不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耳今中夏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未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

衛公爲僕射君集爲部尚書自朝還看衛公君集馬過門數步而不覺靖謂人曰君集竟不人必將反矣

太宗中夜聞告君集反起堯床而步函命召之以出其不意君集至頓首曰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帝許之流嶺南於其家得三美人容色絕代宗太問其狀曰小自已來常人乳而不飯又君集破高昌得金篋二其精妙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是併得

英公始與單雄信仕李密結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世克勳來歸國雄英壯勇過人勳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旅力每親行圍王世克世克召雄信告之酌以金撓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捨不及海陵

者一尺勳皇懼連呼曰阿兄此是勳雄信乃攬轡而止願笑曰胡兒不緣你且竟死王世克既平單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勳曰平生誓共為灰土豈敢念生但將身已許國義不兩全遂不死之且願事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雄信曰你不虧前誓雄信食之不疑英公雖貴為僕射其姨病必親為粥火燃輒焚其髮鬢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若是勳曰豈為無人耶願今姨老矣勳亦年老雖欲久為姨粥復何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時無為類賊逢人賊殺十四馬為難當賊有所不恤者無不殺之年十七八為好賊上陣及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殺人死

鄂公尉遲敬德性騎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陣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人海陵王元吉聞知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誡焉敬德曰饒王着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不少中而槊皆被奪之元吉力敵十矢於是大慙恨

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鎗二人相副雖百萬衆亦無柰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大唐秦王能聞者來與汝決賊曰追騎甚衆而不敢禦

竇建德之役既陣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也言之不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科之全乃馳往并擄少年而反即王世充之兄子為代王 宋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竇內廐



中之良馬也帝欲其能并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已下起之不  
起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曰老  
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有累陛  
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  
強立勲魏室靖叩頭白老臣請與病行至相州疾篤  
不能進

駐蹕之後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望之有懼  
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懷之守必弱

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重可不戰而  
降帝不應既合戰為賊所乘始將不振還請衛公曰  
吾以天下之衆困於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  
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前陳言帝愴然曰  
當時遽不憶也駐蹕之後六軍為高麗所乘

太宗命視黑旗曰英公之麾也候者告旗被圍帝大  
怒須臾圍解高麗哭聲動山谷勦軍大勝斬首數萬  
俘虜亦然

鄭公太宗自製碑文并書後為人所間詔仆之及而

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為是行乃曰若魏徵在不  
使我有此舉也既度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復立碑  
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勅以便宜從事不用奏請  
或詣留臺稱有蜜者梁公問蜜謀所在對曰公則是  
也乃驛遞送行在所及車駕於相州太宗問留守有  
表送告蜜人怒使人持長刃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  
為誰曰房玄齡帝曰果然勅令腰斬置書梁公以不  
能自任便有如此者今得專斷之

太宗指一樹喜之字文士及乃從而美之不索口帝  
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為誰意疑  
汝未明今日果然士及叩頭曰南衙郡官面折庭諍  
陛下常不能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  
下雖貴為天子亦何謬乎帝意復解

太宗使語文王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  
為不悟徐拭而後啖之

趙公朝晏酒酣樂闋願群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  
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  
富貴何如越公或對曰不如或謂過之公曰自揣誠

不羨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嘗以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  
戎馬經百餘載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持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  
王世充於洛陽馳馬頓槍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  
後馳馬拔之以還迄乞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  
以旌異之

隋司業薛道衡子收以學為秦王府記室早亡太  
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令

處之

太宗常誅蕭牆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李靖  
國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於是帝稱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嘗呼為兄不以臣禮初上嗣位與鄭  
公語嘗自稱名由是天下人心歸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可補益者必令粘於寢殿之壁  
坐臥觀覽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竭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  
今日至可謂人日也

太宗謂人曰八言魏徵舉動躁慢我但見其娥媚耳  
貞觀四年天下安康斷死刑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  
閉行旅不費糧太宗謂群臣曰始人皆言當今不可  
行帝王道雖魏徵勸我遂得功業如此根本使封德  
彝見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本乃暗書之  
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苑於鄜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  
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之

太宗稱虞監王哭之慟曰石梁東觀之中無後人

虞公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  
號為北堂書鈔今北堂尚存而書盛傳於世

太史令李淳風按新曆成奏太陽合朔當日蝕於占  
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成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  
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汝  
與婁子別對以時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則蝕矣  
如此而食不差豪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忽有暴風自而至李曰南五星

富有哭者張以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  
有鼓吹同焉

潤州得王瑩十二以敵張率更即其一日是晉某歲  
所造也是歲月閏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令闕其一  
宜於黃鐘東九尺掘之當得焉勅州求之如言而得  
貞觀中景雲見黃河清張率更製為更雲河清名曰  
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  
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作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  
府云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武事處善樂廣袖履以

象文德鄭公見秦王破陣樂府而不視秦處而善樂  
則翫而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  
曰令律杖笞柰何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貞觀中有河內妄為訛言大理丞章蘊古以其素狂  
病不當在太宗以有情令斬中尋悔已無所及自後  
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部當闕求之未得乃自  
藏之

張賓客文權之為大理獲罪者皆曰為張鄉所罪不為狂也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夕傳呼以驚行者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發也

舊官人所發服唯黃紫三色而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焉貞觀中棟材刀駢捷善其材者謂之飛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一閑馬猛獸皮轡以從

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云上林許多樹不放一枝棲帝曰吾將前樹借汝豈惟一枝

太宗病甚出英公為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爰更大任恐其壑伏於此故有此授令其即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若遲疑願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去

貞觀中西域猷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卿傳爽爽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便呪臣必不

能行帝召僧况夷夷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  
自倒若為所繫者更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繫前無堅物於是  
士女奔奏本處如市傳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  
佛齒也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  
往取試焉胡僧監護甚嚴因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  
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王者皆用此

太宗謂尉遲敬德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謝曰臣妻  
之道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  
停聖恩叩首固讓帝嘉之而止

梁公夫人至妬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  
皇后召告以勝妾之流令有常製且司空年近遲暮  
帝意欲有以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回帝乃令謂之  
曰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一卮與之曰乃若  
然可飲此鴆一舉便盡畧無劉難帝曰我尚畏見何  
况玄齡

虞監草書本師於釋永常於楼上學書業成方下其  
所棄筆頭至於盈壑

太宗征高麗高宗留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表奏事蓋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分楮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勳將以死爭趙公請先入楮曰太尉國之元舅脫事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請先入諸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公臣之不名可遂良盜利自草茅無汗馬之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身當不諱之時身奉遺詔若不効其愚衷何以下見先帝揖三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此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為御史義府以定冊武后勳侍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

薛元超中書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根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楊弘武為司農戎少卿高宗謂之曰因輒授此職之對曰臣妻常氏性剛悍此人見囑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臧餘菜賣之以墨勅示僕射蘇



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園葵况臨萬乘而敗疏  
鬻柔事遂不行

高宗時群蠻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  
史發卒效迎敬業盡放令還單騎至府賊新史至皆  
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處事已畢方曰賊安在  
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  
持兵覘望及見舡中無人及兵杖更閉營藏隱敬業  
直入其營告云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害非有他惡  
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賦唯召其師責以不早降之意

各數十而遣之境內肅清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将殺人法爭常枉武后反覆  
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成出斬之猶回頭曰臣身雖死  
法中不可改矣至師臨冊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者  
再三終不挫捷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  
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李大夫傑之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滄泣  
不自辯明但雲得罪於父母固安分李尹察其狀非  
不孝再三喻其母請殺之若審然可買棺木母來取

而屍因便使火尾逐其後歸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  
矣俄而棺至李尚書莫其悔悟喻之如初歸執意彌  
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人擒之既出其不意一問  
便曰 與彼婦有私常為兇之所制後欲陷之乃杖  
母及道士便以向棺戴母喪以同歸

元賓客行冲為太常卿時人於古墓中得銅物狀類  
琵琶而身正圓有識者曰此阮咸所造樂乃令匠人  
以木為 聲甚清雅今呼為阮琴者是也

武后臨朝僧薛懷義勢傾當時雖主皆下之蘇良詞  
僕射遇諸朝懷義握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牽拽  
搭面數十武后知之曰阿師當向北門外入南衙宰  
相所往勿犯之也

今開元通寶錢五德四年鑄其文歐陽率更寫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在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  
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番王王即  
煬帝帝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搭及筮極竟不索果  
死弟子僧辯才得為之皇帝為秦王曰見搭本警善  
乃貴賈市大王書蘭亭中不至及知在辯才處使歐

陽詢往越州永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王府貞觀十  
年乃搭卡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  
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唐小說終

